



主办单位 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 TOURISM GROUP

投稿邮箱:qwy@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

在泉州生活久了,家喻户晓的泉州晚报,恰似老友一般,日日相见。每天清晨的油墨香味,精准地标记着光阴的刻度。

年轻时候的我,只是泉州晚报千万读者中毫不起眼的一个,每天除了翻看一下新闻,还对在报纸上发表好文章的作者们充满了钦佩和艳羡。何时我才能妙笔生花,在泉州晚报的广阔平台上绽放文采呢?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一转眼人已到中年。虽然岁月改变了容颜,但不变的是那颗澎湃的心。泉州晚报播撒的阅读火种,早已在我的生命里燎原,我长年累月地在泉州晚报的文字世界

纸上微光点亮我的文学路

□张族浩

里,搜寻丰富的语言矿藏,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渴望迎来一个文学的春天。

2022年春天的一个雷雨夜,夜色如墨,暴雨如注,望着窗外的景象,我担惊起了满城开放的刺桐花,随即灵感迸发,即兴写下一首励志的诗歌。第二天,我尝试着将这首小诗发给泉州晚报副刊部,但心怀忐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认可。没想到,两个月后就发表了。

第一次投稿诗歌,就能在泉州主流权威媒体上刊发,这成了我文学地图上的第一个坐标。惊喜之余,也燃起了我的文学梦想。

步入2023年,蓦然回首,我于2003年初来乍到泉州,青春懵懂,到如今,一晃已在泉州工作生活了20年。回首这二十载的匆匆岁月,泉州城市里的角角落落,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无法抵挡。我将这些细碎的感动与思考汇成文字,化作一篇篇散文,陆续绽放在泉州晚报的版面上。

2024年开始,我的散文创作更是

进入高峰期,得到连续发表……每次拿到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我总要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仿佛捧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反复端详,并忍不住把喜悦分享给亲朋好友。

从最初的青涩练笔,到如今的笔耕不辍,从一个写作新人,到频频见报发表,再到汇编成散文集,再到加入作家协会……这一切始料未及的惊喜,皆因泉州晚报为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成长的机会和持续的动力。

天圆地方,日月盈昃,赓续古城千年文脉的泉州晚报,不仅赋予我们文学爱好者信心和视野,更是我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见证和攀登文学高峰的阶梯。无数文学的嫩芽,正在这方文化沃土上舒展腰肢。

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曲《蜗牛》所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任何一个人想进阶,都要经历一番从尝试到突破的艰难跋

涉,有幸遇到泉州晚报,她陪伴我走一程又一程,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作者系房地产企划负责人)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



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
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新时代携手再出发



人生如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



姐夫

□林世铨

那天上午,我参加一个活动,中途告假,想去老家探望病重在床的姐夫,途中接到本想一道去的老同学的微信:“已经走了。你就等他们叫你来你再来吧。”我们不知道那边的礼俗,就听他的,掉转车头。

1978年10月,我将去福师大读书,这本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好事。然而,我家穷,连我上学的行头都对付不了。报到前两天,蚊帐、被套和行李袋子都尚无着落。可借的已借,不该缺的仍缺,父亲头大,无可奈何,唉声叹气,当晚还莫名地给我一顿暴揍。父亲揍我,一个可能,就是假如我没有考上,他就不必为了筹钱四处告贷,狼狈、不堪……

第二天一早,姐姐挑来了被套、蚊帐和行李袋。她特地一一介绍加解释,抖开红被套说,不好看,但暖和,才用了半年。她说,结婚时这被套破了几个大洞,两小孩每每不小心就把脑瓜钻进去,不安全,就换了。前天翻出洗洗缝缝,再用。姐笑说:“先救急了。”又拿出蚊帐、袋子说,蚊帐是姐夫在部队时用的,虽旧了点,但牢靠,双层顶不怕尘土。袋子也是姐夫在部队时用的,褪色了,仍结实,再用三五年没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辗转到母校任教,姐姐、姐夫婚前婚后用的红花被、蚊帐以及行李袋,我仍用了好几年。

当年姐夫听我说起学校校长勤苦读书上大学并留校任教的事,很是感动,多次要我请校长到家做客。与校长说起姐夫,说起其曾经的艰难经历和想请他到家里做客的意思,校长没推辞,便踩着自行车过去。他们聊得投缘,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交谈间相互鼓励、诚挚共勉。

姐夫敬重吃苦坚忍的人,却也常恨铁不成钢。有位邻居,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每有听说某人做成一笔生意、某人养出一窝猪崽,或某人麦冬丰收又赚了一把,只一味嘴巴大开:“哇啊,哇啊。”从不请教人家怎么做到并付诸行动,所以一直家不成个家。姐夫说一个只羡鱼而不问渔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

姐夫写得一手好字,画也了得。他的字如他的人,有力而干练;他的手绢画特好,惟妙惟肖,老同学常说,姐夫当年画的李铁梅跟演员本人一个样。堂弟更是绘声绘色地说,姐夫笔下刨木头的父亲简直就是工地做活的真人。一须发皆白的老邻居指着他们家祖宅下落门厅上挂着的四幅生活动画情地说,那觅食的公鸡、嬉戏的凤凰,那山那水……就像真的!

当兵出身的姐夫退休前曾在水库管委会工作,他仪表堂堂,生活虽俭朴,但从未见过他穿着皱巴巴的衣裤,即便生活再困难,衣装也总是笔挺清爽。我心想“男子汉该当如此也”,姐夫就此成了我的偶像。不管家庭经济条件是差是好,上班或外出,我出门前必熨平衣服,整好鞋袜,照镜子检视仪表。

姐夫每有假期回家,总招呼我到他家打牙祭,常有他三五老友或老面孔邻里作伴,我们总是把小菜园里几样自种菜及单位分的鱼头做成的“烧酒料”一扫而光,连同姐夫带回的凭票购得的那三两瓶酒也一并喝完。记得有个周末,姐夫从单位直接来校,我有个会议迟回,他就在我宿舍门口的石条凳上,双手当枕头仰躺着,等我回来后带我回家。

至今,我仍常常想起姐夫。



新世说

从前书信远

□刘辉煌

近日整理书柜,一沓沓尘封已久的书信呈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已经发黄带有岁月痕迹的信笺,大多是在师专学习期间与亲朋好友往来的信件,时隔多年重读,往日的温馨和情谊跃然字里行间,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一朝久违的甜蜜和温暖洋溢心头,将我带回到曾经写信读信的幸福时光。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十岁那一年。远在三明的大姨给我们家里寄了封信。父亲说,你来写回信吧!于是,在母亲口述下,我文字不会用拼音代替,勉强写就一封千余字的信件。用书信表达对亲人的问候和挂念,那是第一次。

再大一些,负笈到泉州就学,血脉亲情全靠书信联系。姑姑们偷偷给我买夜宵的钱,是夹在信里一并寄来的,信封背面还标注着“内有贵重物,请勿随便拆开”字样,此举如今想来忍俊不禁,但当时的人是真的淳朴,姑姑们屡试不爽,此种信件从不曾遗失。

大学即将毕业,大家忙着在毕业

着手指算日子,几天后能寄到?几天后又能收到回信?

盼信的日子满是期待,收到信后的惊喜就是补偿。曾经那样的慢时光里,想知道对方的消息要经历写信、寄信、盼信、读信,心意随着时光的流动一起辗转传递。岁月不是自己流走的,它是带着我们的思念和盼望一同向前的,因而我们记住了那样的一个一个日子。书信也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浪漫。曾经,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唱响了无数游子的心声,也触动了无数在家思念儿女的父母。游子在外的点点滴滴,通过一封封家书与家人分享,尽管语言平实,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这种与家人诉说生活琐事的方式,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对于这些记载着我成长印记的书信,我总是妥善保存,还时不时地翻出来反刍重温,真有“见字如面”的感觉。

如今我们疏离了纸

笔,整天与手机耳鬓厮磨。科技的发展让情话可以在电话里倾诉,也可以靠微信传递,还有谁有耐心等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期盼一封信件呢?曾经那么亲切的手写书信,已悄然远离,写信与读信的幸福时光也永远被定格在心灵的深处。也许,那种写信与等待书信的日子里所蕴含的期待与惊喜,是现代通信方式无法替代的。我怀念那些日子,怀念那份书写的真实与感动。



(CFP 图)

终于想起他的大名

□白水

容频频用“老同学”开头。本以为这个万能称呼能蒙混过关,谁料对方直接精准喊出我的名字!那一刻,我表面淡定从容,内心却惊涛骇浪:难道我当年在学校因“威名远扬”而让人记得更牢?他感慨岁月匆匆,说差不多十多年没见了,我只能机械地“嗯嗯”应和,心里却还在疯狂循环:“他到底叫什么名?”

交谈中,我开启“回忆杀”模式,一个劲儿地往记得的同学名字上聊,恨不得把初中同学通讯录在脑海里翻个底朝天。我聊起他住的区域,说起记忆犹新的往事:偷偷改同学作文本上的名字,冒用别人名字给班花写表白情书,也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荣誉挥汗如雨……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那个关键的名字依然躲在记忆的旮旯里不肯露面。

电话递给这位“神秘老同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仿佛在等开奖。

这位仁兄也是个诚实人,没聊几句就“缴械投降”:“阿峰呀,看来你是猜不出来了,太久没见了,我是炳啊,想起来了没有?”话音刚落,仿佛有一道闪电劈开我记忆的迷雾,那些尘封的往事瞬间汹涌而来。原来他是炳啊,那个运动会上没有名次,却还笑着安慰大家的炳啊。

见此峰回路转,我如释重负。这场回忆的姓名攻坚战,终于落下帷幕。

后来,还是在阿峰的茶叶店里,我和他笑谈着之前的那场“短路”事件。阿峰调侃我:“原来炳啊在你心里这么没存在感。”见我眼睛乜斜着他,他连忙解释:“其实,我也经常这样,因太久没接触而暂时性遗忘!”是呀,有些情谊就像埋在时光里的酒,哪怕忘记了封坛时的模样,开启时依然能醉人心神。名字或许只是个符号,那些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那些一起疯一起闹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



剪发

□李金范

其实,我早有剪发的打算。每次洗头,且不说要花半小时,单单梳顺头发就要捋掉上百根发丝。看着一把青丝脱落在手中,心疼极了。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尽管内心无数次有剪发的冲动,但拥有一头秀发,是多么有女人味啊,于是一直未曾付诸行动。

说起这头长发,已经足足陪伴我二十个春秋。记得刚进大学校门,我就一改初衷,告别短发,从此长发及腰,一直小心呵护。不管同事如何劝我烫发,我都不为所动,因为不忍心伤害发质。对于这头长发,至今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热爱,不舍得剪短。即便酷热的夏天,我也熬过来了。留着长发,久而久之却疏于打理,最多是夏天扎成马尾,冬天披在肩上,洗澡或干活时把长发盘起来,发型单调又简单。是时候改变了。看看理发店里人不多,于

是我挑了一位当了总监的理发师帮我剪发。

理发师看了看我的脸型,又摸了摸额头,还顺便打量了我的衣着和气质,便开始在我的头发上挥刀动剪。不一会儿,我那引以为傲的长发就飘落在地。镜中窥人,看到曾经齐腰的长发被理发师“剥离”成齐肩短发,刹那间心中升腾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怪他下手太重。还好,没变成齐耳短发,否则我真的无法承受。才剪完头发,又盼望它快快长长。

这么多年来,生活中也曾遇到许多波折,我从未拿自己的头发出气。好几次想剪头发,都忍住了。我觉得发型如一个人的性格,不轻易改变。如果一个人忽然在发型上做了重大调整,那一定是她的生活境遇有了变化。

我的头发从短发变长发,又变成齐肩短发,分别代表我的少年、青年和中年三个阶段。我不想剪发,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和

青春告别。此次终于鼓足勇气和青春说再见——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接下来我将张开双臂迎接下一个生命阶段:中年。内心虽有诸多不舍,但回到家中再次镜中窥人时,我发现现在的发型,青春中透着一丝成熟,更加清丽可人。

生活中有些东西不必过于坚守。其实剪掉的无非是生长已久、有些干枯开叉的头发,有何舍不得?就像生活中许多旧物,用久了迟早要淘汰;又如过去遇见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生命的长河中渐渐淡去。生活亦如头发,需要经常更新,不必老是恋旧、永远停留在过去。

想开了,我也就豁然开朗,不再为地上的那堆头发伤感,也不再为过去的事情纠结。人要活在当下,一直向前,头发也一样,要跟随心境生长。剪发,其实剪出的是一个崭新的人生。

名人谈吃

●食物之于人好像油之于灯,油很多,灯就会亮,油太少,灯就会熄灭。——(英)弗莱明

●空腹是世界上最佳的调味品。——(西班牙)塞万提斯

●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中)苏轼

●过度的饮食有伤胃口。——(英)莎士比亚

●饮食如不适可而止,厨师亦成下毒之人。——(法)伏尔泰